

東坡七集

冊七

東坡奏議卷第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

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糶濟飢等狀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

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 朝廷尊用儒術更定

貢舉條法漸復 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

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 朝廷樂育

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

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日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待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旣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鑊鞭撻典賣場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卽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卽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旣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卽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旣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拊去投州卽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顏先充書手因受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卽用倖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閩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

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旣以依法決訖臣獨
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
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
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
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
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 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
下本路轉運司通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
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
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
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
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
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
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力修換又不
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

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搏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改

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
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
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牆
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
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 聖慈
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 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
脩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
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漑等一百
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
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
日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
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
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
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 祖宗取士故事
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恥比來專習
經義者十無一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
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

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

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

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旣去取高

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

更用 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

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 朝廷重失士心故

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

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

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

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

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

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

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 朝廷於五路進士自

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

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

此申明者非一欲乞 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

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

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

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

從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舡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船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

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
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 朝旨

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 國母指

揮令費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

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

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 聖意故以祭奠源閣梨

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 朝廷測知所以待之

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

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 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

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 朝廷若 朝廷待之稍

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

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 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

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

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

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

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旣成公然於海船載

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

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

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

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賚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醜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賚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閣梨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舡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船歸國更

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辨歸裝不得廣
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
免 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
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
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
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
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
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
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
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
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

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
不行官吏急於趲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
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
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
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

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斛湧
貴小民乏食欲望 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
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
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
溝壑今來亦不敢望 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
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
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
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
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
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旣得寬減僥倖
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
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
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
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趨辦爭奪相
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 聖慈速賜勘會如在
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勘逐
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
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浙中自
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待銀絹絲絲入市

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
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
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
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羣黨與販私鹽急則爲盜
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販
猶未甚衰深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
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
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
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
人死太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
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
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
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
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
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

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錢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

但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人戶不及二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旣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爲不通前史稱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

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卽鄉戶衙門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條理當本戶色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兌放並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門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入如李

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爲功
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
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
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
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
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
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
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卽六
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
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 朝廷旣
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
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
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
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准折認之於官經涉
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
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
件 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
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
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
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旣足萬無招募不行

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門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卽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卽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卽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 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二年卽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

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

以二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

聖恩本欲

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

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

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

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

差役雖甚勞苦然

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

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

朝廷別要此錢使

用方

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

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

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

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此名以濟

其說臣請爲

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

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

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

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

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

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

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

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爲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人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庇不差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復參用物力高下

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 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
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 聖慈與
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
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
干犯 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
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
伴話僧思義只作己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
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
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
等處祝延 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
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
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
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衷私捨施僧院卽 朝廷難
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 朝

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 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賫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 朝

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舡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

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撥人舡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錢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舶舡卽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舡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 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 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

米尚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
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
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
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
未登糶場不繼卽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
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
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
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
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
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
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以優
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
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
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
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
朝廷上瀆 聖聽伏乞 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
之民將墜溝壑特發 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
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勅勘

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斛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斛數多不能周足牒奉 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

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斛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斛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 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

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 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誤者當

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哀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

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 勅旨爲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 勅旨

卽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

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
路受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
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璠商議便一面
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
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
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
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
斛接濟若數州不熟卽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爲
飢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
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斛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
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
殍今來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
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
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
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
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
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
爲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
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
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

度奏狀未到間已蒙 朝廷施行乃是 聖明洞照
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爲轉運使葉溫叟自出
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
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 聖意蓋謂提刑專
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
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
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
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
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
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
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爲恥若非飢急豈肯來糶此皆
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二十道深駭物
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
民爲之奔走汹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
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
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瀾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
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
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溫叟
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
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

相度分等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
卽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
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 朝旨計會提
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
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 聖
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
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
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無
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
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 聖澤不至以
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
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
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
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
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
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 聖旨分擘施行若只
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東坡奏議卷第六

珍做宋版印

東坡奏議卷第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應詔論四事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敗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漑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

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雪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日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灌十五頃每一伏時可灌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芟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

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 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奔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

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

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

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

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日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

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月大兩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

伏乞 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

煩瀆 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
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
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鬮鬮
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必動公私騷然自胥
吏壕柵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方當於某處置土
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
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園圃隙
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
數若二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
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
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
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訊一淤
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
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
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
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
東有小堰門旣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
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
旣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
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

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豬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漑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頃若堤坊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漑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舡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卻之今自城外轉過不惟事

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
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
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
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
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
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
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
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
橋一河過鬩鬩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
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
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
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
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茅
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會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
茅山河旣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
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
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
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斜
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窰一所一集賢亭後
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斜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

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
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
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
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
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
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
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
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鬻鬻曲
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
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
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及率
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
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
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
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
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塼石培墊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
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
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
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
以來堙塞幾半水石日減芟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

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
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 朝廷近
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
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
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
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
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
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
其後蓋西湖水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
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
每歲之春芟除淤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
變爲菱蕩永無芟草埋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
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
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芟葑卽
許人剗賃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
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葑一
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
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
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難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
歸於賑濟也 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

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舡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舡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卻開鈐轄司前

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卻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

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
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
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
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
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
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
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
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
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
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
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
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
疆界緣此卽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
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鬻葑爲
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
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爲菱蕩
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

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蕒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蕒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蕒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蕒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蕒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蕒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蕒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載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素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

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 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斛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 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 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卽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卽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 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

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汗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 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得降出只作 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 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踊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 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 聖慈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

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 陛下卽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 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飢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

勅節文應見欠

市易人戶藉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入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

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

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

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據蘇

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
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
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
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
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
百姓謹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
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 仁聖
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
恣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即
看詳元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
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旣無他
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
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
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
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
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
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
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
繫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
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

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 聖恩寬大特爲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閱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卽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恃頑狡獪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 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勅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 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尚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

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 聖旨依及準提刑司

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

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 朝旨施行本州

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

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未入

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尚在 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

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

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

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

聖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略元

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爲更
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
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
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
委是貧乏卽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
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
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
司各會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
開折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
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行
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尚復多方指
摘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
百四十人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
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
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
難卽五年之久未足爲怪也伏惟 仁聖在上
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
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姦吏乞取之路反使
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旣不
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 仁聖

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姦吏執文害意以壅隔 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 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 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旣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誼譁羣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

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粗利中間以至係纍狂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 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 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 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實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一十二萬一

千匹准

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

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

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

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

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

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

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

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

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

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

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

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

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

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

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

勅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

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

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

本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

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

仰知 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
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
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
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
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
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弃捐之餘取償倍稱不
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卽是
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
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
物帛旣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
合依今年四月九日 朝旨施行外伏望 朝
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
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
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
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
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 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
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
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
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及復勘當必是巧爲駁難無由

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 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姦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 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龕疎干犯 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 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 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 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入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

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
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
不謂之 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
皆以放生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
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
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 聖算其賢於放生
度僧亦遠矣若 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
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
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
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
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
列以報 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
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
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
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
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
於已飢則用物溥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

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饉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之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

一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疇自常潤

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
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舡棧撈撻云半米猶堪炒
喫青穞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
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
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
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
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
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
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
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
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
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
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
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
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
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
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旣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
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
飢饉愈速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
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

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 聖慈備錄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斛出糶救飢如合准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糶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 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

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飢貧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 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飢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爲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斗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糶準

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糶常平斛斗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 聖慈早賜愍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 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東坡奏議卷第七

東坡奏議卷第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乞擢用劉季孫狀

乞子珪師號狀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

狀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脩表忠觀及墳廟

狀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泉

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

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酬答銀三

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搆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 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

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準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舡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舡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搆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

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舡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熙寧編勅稍稍改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舡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爲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

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
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
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
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舡
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舡物並沒官仍估物價
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
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
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
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
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
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
舡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舡物並沒官仍估納
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
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
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
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仍備錄舡貨先
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
發牒州卽乘舡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

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 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
廣州市舡司輒發過南蕃網舶舡舡非明州市舶
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
官原減其發高麗舡仍依別條

一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杭明廣州
而輒發海商舶舡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
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
及登萊州卽諸蕃願附舡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 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
人舡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
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
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爲驗
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
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卽不
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舡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
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
害事將 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
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舡入貢因此致前件商

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
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
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
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
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 聞乞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
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卽
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碩仍
委逐司^掌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
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
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
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
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
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
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
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

備救濟候

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
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
節略行下既奉 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
奏係有司節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
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
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
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
申明伏乞 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
指揮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 勅知杭州兩浙西路
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
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
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
合如何準備救濟奉 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
半月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月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
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

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
卽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
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
由增長人免流殍今者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
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額斛及檢放
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糶取足又本州須
糶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
糶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恐來
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
貴人飢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 仁聖
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
郡今年必須和糶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
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
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
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
欲乞 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
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
絹上供則 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
常平收糶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
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勘會

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 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 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 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 朝旨截撥江西及

本路上供斛斗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 聖旨令發運司撥上

供斛斗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斗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 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

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 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 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近准 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

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

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

碩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

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斛於正月以後便

行出糴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

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斛不

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

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

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

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

訪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

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旣貴來年難爲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糴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略具事實聞奏 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斛斛賑濟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卽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殍爲憂不細欲乞 聖慈過爲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樁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糴卽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糴卽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卽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 奏聞

伏候 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卽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尚困無米餓死數十萬人况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 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 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 聖恩並

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紙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請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堂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 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

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

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 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 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

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糶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糶見今亦不過糶得二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糶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糶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糶不多卽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斛散與饑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糶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若便爲減價住糶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卽無收糶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

有誤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 朝
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
近便州軍和糶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
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卽充
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
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
望 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
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
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 仁聖
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
所糶麤米以備出糶每斛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
猶自收糶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
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
已重小民艱於收糶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
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貼黃常平
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奏乞指
揮諸路專行糶糴不得別將他用如召募飢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

出無入卽漸耗散伏望朝廷留意 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備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卽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斗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糶者每斗減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剩數亦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普得賤米吃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况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 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

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

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
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
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
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
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
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
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
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
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
望 朝廷特賜探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
別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
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及不如所舉臣甘伏 朝典
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勘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
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

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
邁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
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
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
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
爲利甚博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
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
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
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
復壞之由于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
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
捍周密水旣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
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
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軍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
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
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
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蒙
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謂井居其
所而遷之義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 敕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 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賣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尚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

蘇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
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
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
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
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
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
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
一十一處今召到本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
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
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
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
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
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
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爲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尚書祠
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
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

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 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賃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賃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五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賃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

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 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只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 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 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 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

毀使 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
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
十四貫三百四十五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
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
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
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如蒙 朝廷依奏卽乞指揮本州將逐年
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
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
使用

東坡奏議卷第八

東坡奏議卷第九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進單鏐吳中水利書狀單鏐書附卷末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再乞郡劄子

乞將上供封椿斛斗應副浙西諸郡接續

糶米劄子

乞擢用程遵彥狀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辨題詩劄子奏狀附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

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
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
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
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入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泝沂
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
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
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
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
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
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
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
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
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
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
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
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
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
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
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
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

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
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
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
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弃地鑿爲運河貼黃石門新
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以北江水不到
灌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
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
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
一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
其利害 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
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
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
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
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
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
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
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
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
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
聞之父老 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

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
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
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
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
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
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貼
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
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
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
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
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
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
河非臨不成伏望 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
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
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
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敕
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
浙江浮山之嶮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
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

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卽脩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蓴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

見卽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
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
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
舡載米下鄉散糴卽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
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卽農
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糧
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
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
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
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兌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
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令起上供并封樁等錢
一百萬貫趁時糴賣斛斗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
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旣下本
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
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
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
錢收糴壹斛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
發運司官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爲
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
之心中塗失望却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

千萬石與本路內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久已椿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糶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間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糶無可兌撥卽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椿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糶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卽恐須於別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七文切緣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糶訪聞揚楚之間穀熟

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二十萬石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復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 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 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 聖聽皇恐死罪惶

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

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梔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

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賤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伸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

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二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

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
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
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
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
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
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
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
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
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
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
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
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
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
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
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
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
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
望 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初建於慶曆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卽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鏢吳中水利書狀單鏢書附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猪為太湖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舡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

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沿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旣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鏗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鏗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

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士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旣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

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
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
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
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
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憊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
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
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
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
此疏卽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
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
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
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
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
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
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
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
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

若更少留必須摺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斗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二郡水通為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其人雖號柔弱不為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為業百十為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為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

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辨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飢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誤飢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二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凶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日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

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
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
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
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
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
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
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
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
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
糶米五十萬石蒙聖恩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
一百萬貫令糶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
不肯收糶去年若用貴價收糶不過每斛七十
足錢盡數收糶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
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
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
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
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
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
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
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
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
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
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
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旣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
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
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
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
還都下未有差遺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
望聖慈特賜探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
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
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
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

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
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
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
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
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
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
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恩採
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
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
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
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卽
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
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
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
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
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僂俛
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
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
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

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卽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通狂見君錫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愆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卽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

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未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卽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詞恩命以全進退卽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適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

論災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通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旣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

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帝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錄進單鏢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

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
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
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
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
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
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
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
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未
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
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
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
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
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
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簿木東入二浙
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
五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
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
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
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

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鍰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鍰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

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埋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瀾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

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芟蘆叢生
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
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
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
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芟蘆壅障流水今
何至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
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芟蘆生芟蘆生
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
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
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
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
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嶽道每一里計三百
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
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
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嶽開芟蘆爲港走水仍
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
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
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
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

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
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
作碑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
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
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舡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
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
立爲石壩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
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
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
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
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
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
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
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
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
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鑿鄙策奈何無法
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披耶又觀
主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
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
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

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
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
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
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
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
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
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
河上爲卧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
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
西有夾苧千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瀾
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
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
千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瀾湖泄瀾湖之
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
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
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
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
瀾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皆豪民
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梏而不行元
豐之間金壇令會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

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
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千通流則西來他州入
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鶚熙寧
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
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并枯木之根在數里之
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
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
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
多頃也鶚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
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
收則饑餓殍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
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
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鶚又嘗遊下鄉切
見陂隄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
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
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
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
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
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
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鶚謂慤

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泥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汹涌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斜門石碶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

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郊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鶚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

瀆名高梅瀆亦泄隔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
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鑿
初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
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鑿之善防者
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鑿去
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
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鑿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
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
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
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
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
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鑿觀合開三州
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
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
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
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
堤制水入江開夾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
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
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
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

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
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
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
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
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
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
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
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
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
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鶚曰昔之太湖及西
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
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
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
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
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
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
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
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
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
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

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鶚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瀆水以灌漑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瀆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鶚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瀆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瀆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

龍安江亭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
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鍰初觀無錫
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
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
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舡筏梁溪卽接太湖
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
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鍰自武林過無錫
因見將軍堰旣不度舡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
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
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
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鍰言爲狂終
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
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
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
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
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
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
復開鑿亦久堙塞鍰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
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
皆非徒然也鍰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

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鏢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到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先開夾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到門入江

一先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先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先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先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先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

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鏐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鏐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舡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二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

旅舟舡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兼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概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柰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鰲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後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東坡奏議卷第九